

求是文荟：《求是学刊》发刊200期

总主编：丁立群 李小娟

视界与方法

中国文学研究十年

杜桂萍 ◆ 主编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求是文荟：《求是学刊》发刊200期

总主编：丁立群 李小娟

求是

视界与方法

中国文学研究十年

杜桂萍 ◆ 主编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视界与方法：中国文学研究十年 / 杜桂萍主编.
-- 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 1
(求是文荟：《求是学刊》发刊 200 期 / 丁立群，
李小娟主编)
ISBN 978 - 7 - 81129 - 350 - 0
I. ①视… II. ①杜… III. ①文学研究 - 中国 - 文
集 IV. ①I20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8259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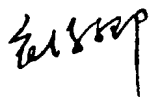
书 名	视界与方法：中国文学研究十年
著作责任者	杜桂萍 主编
出 版 人	李小娟
责 任 编 辑	安宏涛
出 版 发 行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哈尔滨市学府路 74 号 150080)
网 址	http://www.hljupress.com
电 子 信 箱	hljupress@163.com
电 话	(0451)86608666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 1000 1/16
印 张	30
字 数	461 千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29 - 350 - 0
定 价	49.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求索与坚守

——纪念《求是学刊》发刊 200 期



已过“而立之年”的《求是学刊》，带着丰硕的成果和骄人的荣誉，迎来了发刊第 200 期的重要时刻。作为《求是学刊》一直的读者、20 多年的作者，特别是曾经 8 年的编者，我不仅为她日积月累的成果和荣誉而高兴，更为她始终不渝的精神特质而感动，这就是：对真理不懈的求索和对学术品位不变的坚守。

记得 1990 年我作为主持编辑部工作的副主编开始成为《求是学刊》的一个编者时，适逢《求是学刊》公开发刊十周年，我在以“本刊编辑部”的名义所写的《唯实·求是·图新》的纪念文章中，开宗明义就清楚地表述了《求是学刊》的基本定位：

一本杂志的刊名绝非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从选定现有刊名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的劳作将同人类最崇高的事业——真理的探索联系在一起，唯实、求是、图新将是我们永恒的座右铭。十年的心血、十年的求索，贯穿着始终如一的旨趣：求是！

令人十分欣喜的是，又过去了 20 年，《求是学刊》的这一学术品位和精神追求不仅没有改变，而且已经发扬光大为自己鲜明的办刊特色。必须指出，做到这一点并非轻而易举：高尚的精神无疑在任何时代都会被人们所推崇、所崇敬，但是，要做到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对精神和真理保持敬畏而不为其他的因素所动心，无论对于一个人、一本杂志、一个学科领域，都是难能可贵的。距今差不多 200 年前（1816 年），大哲学家黑格尔在海得堡大学所做的《哲学史讲演录》开讲辞中就曾经感叹道：“时代的

艰苦使人对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兴趣予以太大的重视,现实上很高的利益和为了这些利益而作的斗争,曾经大大地占据了精神上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因而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以致许多较优秀的人才都为这种艰苦环境所束缚,并且部分地被牺牲在里面。因为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所以它不能转向内心,回复到自身。”^①在今天日益丰富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许多经济的、行政的、人情的和其他非学术的因素,从不同方面挤压着学者的研究和杂志的办刊活动,在这种时代氛围中,要几十年如一日地排除各种干扰,坚守学术尺度和学术品位,更是需要毅力和定力。

因此,黑格尔呼唤一个“那前此向外驰逐的精神将回复到它自身,得到自觉”的时代,期待年青一代可以“不受扰乱地专心从事于真理和科学的探讨”。黑格尔强调:“追求真理的勇气和对于精神力量的信仰是研究哲学的第一个条件。人既然是精神,则他必须而且应该自视为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切不可低估或小视他本身精神的伟大和力量。人有了这样的信心,没有什么东西会坚硬顽固到不对他展开。那最初隐蔽蕴藏着的宇宙本质,并没有力量可以抵抗求知的勇气;它必然会向勇毅的求知者揭开它的秘密,而将它的财富和宝藏公开给他,让他享受”。^②

黑格尔这些充满激情的话语,穿越了近200年的历史时空,今天依旧具有巨大的感召力。在市场经济的海洋中守望精神的灵性,坚守学术的神圣,并非是在追求一种孤芳自赏的清高,而是渴望着对人类文化中最优秀精髓的自觉传承。人作为历史性的存在,人类的足迹作为具有内在联系的历史,真正能够得以传承的无非有两种东西:自发的文化传统和自觉的文化精神。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知识的积累,特别是历史意识的觉醒,这种自觉地透视人类历史发展内涵、自觉地揭示社会现实的本质规定性的文化精神,越来越成为人类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我一直认为,杂志或期刊为自觉文化精神的生成、培育和传承提供了最好的寓所、平台、载体或温床。1665年1月5日法国的戴·萨罗在巴黎创办的世界上第一本期刊就是《学者杂志》。经过300多年的发展,虽然杂志或期刊已经演变为多种类型,但是,学术期刊毫无疑问一直是最典型的、最有

①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页。

②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页。

影响力的杂志,这同它与人类文化精神的内在本质联系密切相关。众所周知,“Magazine”(“期刊”或“杂志”)一词源自法文 Magasin,原意为“仓库”、“知识的仓库”或“军用品供应库”等。但是,真正的学术刊物显然不是给定的、现成的知识的“仓库”,而是活生生的文化精神得以生成的历史地平线,是人类文明的自觉的守望者。

由此不难看出,《求是学刊》的精神追求和学术品位,并没有使之远离生活,远离现实,而是使之在更高的层面上凸显出强烈的现实关怀。我在1990年所写的《唯实·求是·图新》的文章中,已经阐述了这一点:

世纪之交将为人类带来新的机遇、新的希望和新的使命。

彼此冲突的人类理性将进行一次新的自我反思和批判,进行一场伟大的知识整合运动;四分五裂的人类历史将汇入马克思所预见的伟大的“世界历史性的”进程。而我们历经磨难的民族将逐步告别贫穷与落后的历史,踏上伟大的总体性的现代化的征程。总体性的现代化呼唤着总体性的理论。我们将同我们的读者和作者一道,以实事求是的研究来迎接这一伟大的时代。生活之树常青,理论也不应是灰色的。大变革时代的理论不是黄昏时才起飞的“密纳瓦的猫头鹰”,而是那传说中神奇的“风鸟”,她将为一个新时代报晓,也将为之献身。置身于伟大的人类知识整合运动之中,为现代化理论的建构而尽心竭力,这将是我们的唯实、求是、图新的宗旨。

翻开《求是学刊》的200期学术长卷,从20世纪80年代在全国独树一帜的生产力经济学研究和思维科学探索,到世纪之交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法制建构,从文学批评、历史反思到现代性的文化批判,处处透露出这一学术期刊对中华民族和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及对人类社会现实发展的理论穿透。

不仅如此,我在这里还想进一步挖掘出《求是学刊》更深层的学术追求。应当说,对真理不懈的求索和对学术品位不变的坚守不只是《求是学刊》的定位和办刊特色,在中国的学术期刊之林中,还有很多有影响的杂志,具有同样的追求和类似的定位。我想说的是,在《求是学刊》的学术定位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并继续培育更加值得珍视的精神特质和学术品格。具体说来,主要有二:一是正在走向自觉的“刊物的主体意识”;二是

正在开启的“刊物的国际视野”。

我在谈论“刊物的主体意识”时,是想表达这样的想法:我们在强调杂志或期刊的学术品位时,可以展示出不同的境界和追求。例如,我们可以突出学术期刊的开放的视野和胸怀,对于各个领域的学术研究,对于各种不同的学术兴趣和学术观点,不加限制地给予同等表达的机会,形成百家争鸣的格局。但是,我们也可以强调刊物本身的选择性,而不把刊物当做“安放文章的空架子”,这就是说,我们强调刊物要有明确的“主体意识”,要主动创造和引领特定领域、特定问题域的学术理论热点,积极地推动理论创新,自觉地培育学术流派和理论精神。后一种追求或境界显然要面对更大的挑战,付出更多的艰难探索和精神劳作,才有可能取得进展。但是,它一旦获得突破,其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显然会更大。在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是法国年鉴学派的兴起和发展。1929年,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后多次更名,并于1946年定名为《经济·社会·文化年鉴》)。这一学术杂志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成为几代持相同主张的史学家的主要阵地,形成了20世纪最有影响的史学流派和社会历史理论流派。从第一代代表人物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经第二代中坚布罗代尔,到第三代代表雅克·勒高夫、埃马努埃尔·勒华·拉迪里、马克·费罗等人,他们提出的微观史学理论范式深刻影响了欧美的历史学研究和其他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

《求是学刊》在这方面作了初步探索,其典型的研究领域就是文化哲学。1992年《求是学刊》率先在期刊界推出“文化哲学:跨世纪的思考”学术研究专栏,此后又先后设立“文化哲学: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文化哲学:后现代主义研究”、“文化哲学:全球化的文化反思”等系列专栏,培养了一批文化哲学研究者,使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成为目前中国哲学界最有影响的文化哲学学术中心,并逐步形成了把对人及其世界的形而上的理性反思和现实的文化历史批判相结合的独特的文化哲学视野,自觉地提出建构作为一种重要的哲学理解范式和重要的历史解释模式的文化哲学理论体系。尽管这些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但是已经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并极大地带动和引领了国内文化哲学研究的走向。

至于“刊物的国际视野”,显然不难理解,它强调的是:在全球化、信

息化时代,学术研究和学术刊物必须自觉地开启国际视野和世界眼光。当今人类社会的发展,包括所有民族的发展,面临的最大的具体情况,最大的现实就是全球化的进程和全球化的逻辑。用茨威格的话说,在全球化时代里,“我们岁月中的每个小时都是和世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在这样的背景中,尽管我们的学术研究和理论创新依旧要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凸显中国特色,但是,无论要使我们的理论思考切中中国的现实,还是要廓清世界的变局,都必须站在全球化的高度,形成开放的世界眼光。在这方面,《求是学刊》有自觉的思考,从本世纪初,就积极开展各种国际学术交流,并在学术期刊界率先开设了“海外来稿”专栏,致力于国内外学术交流,为国内外的学术对话与交流搭建一个学术平台,促进学术期刊不断走向国际,探索开放式、国际化办刊的路径。这一栏目同样在学界产生了较好的反响。

我深知,《求是学刊》还很年轻,她的许多探索还处于初始的阶段,还有很多的局限性。但是,这不是她的缺点和弱点,而是她的希望、她的开放的未来。精神的追求和学术的探索原本就“总在途中”,真理的探求是永远图新永远不老的神圣事业,更是扎扎实实默默无闻永无止境的辛勤劳作。只要我们不懈地求索,只要我们不变地坚守,就会有越来越广阔的理论地平线在我们的眼前不断开启。我还是用1990年所写的《唯实·求是·图新》的文章中的话来作为这篇随笔的一个“结语”:

我们深知,历史不会只呈现玫瑰色,真理更不会一蹴而就,在我们有限的才能与宏伟的历史使命之间横着单凭我们自身很难逾越的时空。但我们坚信,我们同读者和作者的辛勤劳作,无论如何平凡,都不会毫无价值。“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但我已经飞过。”(泰戈尔)我们愿以自己的平凡换取真理的非凡,我们愿以自己的默默无闻换取真理的无穷感召力。“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谨以此寥寥数语来纪念《求是学刊》发刊200期,我更愿意把这篇随笔看做自己学术跋涉的心路历程的记录。愿与《求是学刊》以及更多的学术期刊一道在精神世界中继续上下求索,为我们时代的破浪前行自觉地彰显理论的力量、真理的力量。

2011年1月6日
北京

目 录

上编 当代文学思潮前沿问题探讨

身体写作及其文化思考(笔谈)	陶东风(3)
战斗的身体与文化政治	孟繁华(5)
解构“身体写作”的女权主义颠覆神话	黄应全(11)
“身体写作”质疑	彭亚非(18)
电子媒介时代的文学命运(笔谈)	姚文放(24)
语言媒介与文学存在的理由	姚文放(26)
数字化时代与诗意创造	杨守森(30)
电子媒介必然会推动文学的发展	朱志荣(34)
是文学,还是文学性的“网络游戏”?	王汶成(38)
文化研究语境中的文学理论(笔谈)	李春青(42)
文化研究语境中的文学理论建设	李春青(44)
从文化研究到文学研究	
——若干问题的再澄清	黄卓越(50)
文化研究视阈中的比较文学	王志耕(55)
谈谈文化研究的适用性问题	张振云(60)
网络文学的价值论思考(笔谈)	欧阳友权(64)
网络文学的人文底色与价值承担	欧阳友权(66)

网络文学:通向自由理想境界的艺术形式	李衍柱(70)
网络文学的社会学价值	白 寅(74)
当下文化生态与网络文学的价值	李自芬(78)
媒介变化中的京味文学(笔谈)	王一川(83)
媒介变化与京味文学的终结	王一川(85)
京味与电视文化的接受	唐宏峰(89)
京味文学的归宿:媒介京味文学	宋学鹏(92)
谁偷走了京味文学?	单智慧(96)
当京味成为大众文化	刘 苑(100)
文艺学美学视阈中的视觉文化(笔谈)	张 晶(104)
视觉文化的三个问题	周 宪(106)
视觉文化时代文学何为?	张 晶(113)
视觉文化时代的文学策略	张永清(118)
主客反转与非切身性	
——关于影像文化的两点思考	耿文婷(122)
文化维度的审美现代性(笔谈)	周 宪(126)
论审美现代性的三重张力	李 健(128)
返归生活的先锋派	周 韵(135)
现代性视野中的艺术体制与艺术家	殷曼婷(142)
都市文化学与中国文学研究(笔谈)	刘士林(150)
学科渊源与学术谱系	刘士林(152)
都市文学:都市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变革	钱文亮(158)
都市生活方式与都市审美文化	耿 波(163)

都市文化生产的主体阐释	曾 军(168)
“艺术”与“工艺”	
——关于艺术本质的对话	陈 炎,王祖哲(174)
文学权力:文学的文化资本	朱国华(184)
斯皮瓦克和她的后殖民女权主义批评	于文秀(193)
“现代性的中国式诉求”与西方影响	
——试论 20 世纪 80—90 年代中国文艺理论中的西方影响	
问题	王德胜,杨 光(205)
现代性与中国的诗性浪漫主义	杨春时(224)
媒体于丹:审美祛魅时代的一抹暖色	戴阿宝(235)

下编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新视界

生命张力形成的曲线美	
——“夭、乔”文学内涵探源	李炳海(253)
论诗纬	徐公持(263)
“清”复义说	张安祖,杜萌若(276)
陶渊明隐逸的精神史意义	蒋 寅(288)
从选本看元和诗歌在唐宋金元的传播接受	
——以元和十大诗人作品入选率及其变化	
为中心	尚永亮,洪迎华(306)
金人使宋行为的文学观察	胡传志(318)
试论郝经文学创作的渊源与造詣	钱志熙(330)
首脑智慧的深层较量	
——《三国演义》用人之道比较谈	刘敬圻(342)

百回本《水浒传》的文本构成与意义诠释	王 平(360)
论《金瓶梅》的结构方式与思想层面	张锦池(375)
明代复古派的文学本体论	孙之梅(391)
汪道昆与嘉、万时期文坛的复古活动	
——以汪道昆与七子派关系考察为中心	郑利华(400)
教育家的执著和理学家的愤世	
——明遗民朱用纯的心路历程和散文创作	陆 林(419)
明清传奇戏曲叙事结构的演化	郭英德(431)
“帐簿”叙述与中国古代小说的文本建构	李桂奎(444)
中国小说现代化的一大关戾	
——纪念《新小说》创刊 100 周年	黄 霖(457)
后 记	(469)

当代文学思潮前沿问题探讨

上编

导 读

DAODU

文学研究最敏感的区域往往表现为思潮的脉动,捕捉这一征象对于拓展文学研究的方法与领域、表达其在现实文化境遇中的定位非常重要。进入21世纪以来,文学思潮的丰富与多元恰好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所以,自2004年起,我们不定期开办了“当代文学思潮热点问题探讨”栏目,旨在对活跃于前沿并对文学观念构成影响的一些文学思潮给予批评、探讨。采用的是笔谈的形式,所邀请的专题主持人则都是造诣深厚的学术名家。由他们根据选定的题目进行策划与撰写,参与其中者多在相关领域进行过深入的思考与独具个性的探求。文章刊发后,引起了很好的反响,得到了学界的认可。这里选取部分专题,再飨读者,并表明我们站在学术前沿、关注学术热点的宗旨与态度。

身体写作及其文化思考（笔谈）

●本专题特约主持人：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陶东风教授

●主持人话语：2000年，中国文坛相继出现了几件并非偶然的事件：诗歌中的《下半身》杂志创刊，棉棉、卫慧的小说出版并赢得“身体写作”的称号，春风文艺出版社的“阅读身体系列”丛书出版。这几件事情在同一年出现于中国的文学界与学术界，在我看来不仅是一个单纯的文学或学术事件，而且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征候：我们的作家与学者正在用身体乃至下半身迎来新的千年。身体是我们献给新千年的第一个礼物。它似乎也预示着身体将成为新千年中国文学界的新热点。后来的事实证明果然如此。

身体从幕后走到台前具有深刻的社会文化原因。20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以及普通大众的启蒙主义话语与政治参与热情被迫中断，中国进入了一个畸形的消费主义的时代。正是在这样的消费主义的语境中，政治的身体迅速地转化为消费的身体，带有政治意味的身体叙事迅速退化为围绕时尚与市场旋转的欲望化叙事（尽管打着女权主义的颠覆旗号或青年文化的“反道德”旗号）。我们关注身体的政治性与批判性、颠覆性，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身体必然地、无条件地具有这种批判性和颠覆性。身体的这种批判性和颠覆性是当时的语境赋予的。在消费主义本身日渐成为主流文化而且与国家意识形态渐趋一致的今天，情形就不同了。文学界的所谓“身体写作”与所谓“下半身”的颠覆意义都应该紧密地结合中国的具体语境加以理解。

这里所刊发的三篇文章一致质疑了身体写作的文化价值意义。彭亚非、黄应全的文章认为,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所谓“身体写作”实际上是博取名利、曲意迎合男性读者口味而进行的以暴露“真实”女性性经验为基本内容的一种写作活动,绝非女权主义的颠覆行为。孟繁华的文章则通过强烈的历史反思,将批判的触角深入到了不平等的世界秩序:女性身体的战斗制造着时尚,时尚推动着女性身体的战斗。但这种战斗和时尚的背后一直潜隐着控制、支配、认同的文化政治。总体看来,文章都把当前的“身体热”看成是一种消费文化的征候,并挖掘消费文化背后更大的社会征候。我认为,身体研究的任务就是要通过消费文化中的“身体热”这个具体的现象,来探讨身体热的复杂的社会政治与历史原因,层层解读,挖掘征候的征候。

身体研究这个议题因而是一个严肃的、批判性的议题,研究身体写作并非鼓吹身体写作或欲望化写作。相反,这里面包含了我们深刻的人文忧思。这是我们组织这组文章的初衷,也是这些文章体现出来的共同学术旨趣。

战斗的身体与文化政治

孟繁华

在革命时期的文化或文学历史叙述中,潜隐着一种没有叙述的历史,这个历史是战斗的身体的历史。不同的是,这个战斗的身体的历史被对待革命的情感和态度遮蔽起来。于是,我们看到的不是身体的战斗,而是革命/反革命、进步/反动、左/右、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地主/贫下中农的对抗和斗争。身体的叙事被置换为精神领域的事件。20世纪激进的历史叙事在国家主义的框架内展开,它叙述的主要内容还是被限定于思想/精神领域。即便是异性之间的关系,身体的战斗也被认为是琐屑或无关宏旨的无聊事件。个人情感领域的故事始终受到压抑而难以走进历史,与我们遵循的历史叙事原则是有关的。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个人情感体验的叙述和对身体的关注,以突围和悲壮的姿态得以表现,但它的想象也还是限定于男女之间接触的细节。那个时代的张贤亮、张洁、张弦、王安忆、铁凝等,因对异性之间情感细微处的描写而名噪一时。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异性之间的肉搏战斗真正展开,《废都》、《白鹿原》等小说以前所未有的直白甚至夸张讲述了两性之间的身体战斗,并引发了大规模的关于“性问题”的论争。今天看来,那场论争的学术价值不高,原因大概还是与被限于道德层面而难以深入有关。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理论进入国门,两性之间的战斗还没有充分讨论的时候,就被“一个人的战争”所替代。女性在张扬自我决斗宣言的时候,因不慎而成为男性眼中又一道奇异的风景,独白变成展览,平等、自由的争取演变为话语实践。商业主义的叙事策略和西方新潮理论来到中国,因新奇而急于诉诸实践,总会结出意想不到的畸形果实。遗憾的是,我们对这惨痛的教训总是不断遗忘而重新踏上不归路。